

南社與近代報刊發展之初探

周淑媚^{1,2}

¹東海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²中國醫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論文摘要

近代報刊發展的歷史條件，主要是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與因應「變法圖強」的民族需求，是以報紙一開始不僅止擔負傳播新聞的使命，且成為傳播知識、啟迪思想的工具。從第一份正式的報紙副刊《字林滬報》附出的〈消閑報〉創刊至今，中國報紙的副刊已有百年歷史。其間或傳播革命思潮，或啟蒙救亡，或針砭時弊，或促進文學改良，或發展文學流派。副刊既是一種報學現象，也是一種文學現象；而在這百年歷史中，其活躍的程度不盡相同；辛亥革命前後正是副刊的成型與初步發展的階段，在革命派報人的推動下，出現許多具有代表性的副刊。

蘊釀於一九〇七年，成立於一九〇九年的「南社」，是一個以倡導革命文學，自任宣傳革命理念之角色的文學團體。他們企圖通過報刊的傳播力量來領導文壇，開一代風氣。以上海的新聞事業為例，辛亥革命前後，當地約有十三家報刊的撰述編輯員為南社社友所獨佔，對於這種現象，當時南社盟主柳亞子很是得意地開玩笑說：「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南社的天下。」南社的文學內容包括詩、詞、小說、戲劇乃至文學理論，南社文人透過自己的編輯創作活動影響當時報紙副刊的趨向，奠定副刊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因此，本文試圖史論結合，從南社的文學實踐上，對當時報紙副刊的發展脈絡及其文學意義作一探討。

關鍵詞：南社、近代報刊、鴛鴦蝴蝶派



一、前言

近代報刊發展的歷史條件，主要是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與因應「變法圖強」的民族需求，是以報紙一開始不僅止擔負傳播新聞的使命，且成爲傳播知識、啓迪思想的工具。從第一份正式的報紙副刊《字林滬報》（1883-1901）附出的〈消閑報〉創刊至今，中國報紙的副刊已有百年歷史。其間或傳播革命思潮，或啓蒙救亡，或針砭時弊，或促進文學改良，或發展文學流派。¹副刊既是一種報學現象，也是一種文學現象；而在這百年歷史中，其活躍的程度不盡相同；辛亥革命前後正是副刊的成型與初步發展的階段，²在革命派報人的推動下，出現許多具有代表性的副刊。

蘊釀於一九〇七年，正式成立於一九〇九年的「南社」，是一個以倡導革命文學，自任宣傳革命理念之角色的文學團體。他們企圖通過報刊的傳播力量來領導文壇，開一代風氣。³以上海的新聞事業爲例，辛亥革命前後，當地約有十三家報刊的撰述編輯員爲南社社友所獨佔，對於這種現象，當時南社盟主柳亞子很是得意地開玩笑說：「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南社的天下。」⁴南社的文學內容包括詩、詞、小說、戲劇乃至文學理論，南社文人透過自己的編輯創作活動影響當時報紙副刊的趨向，奠定副刊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因此，本文試圖史論結合，從南社的文學實踐上，對當時報紙副刊的發展脈絡及其文學意義作一粗淺探討。

二、辛亥革命前後革命派的報刊活動

一八九五年廣州起義失敗，孫中山被迫流亡海外，繼續宣傳革命；倫敦蒙難時，幸賴其英籍老師康德黎透過報紙披露消息，使他倖免於難；此事件讓他

¹方漢奇，〈代序〉，收錄於馮并，《中國文藝副刊史》（北京：華文出版社，2001）。

²馮并将副刊的發展分爲八個階段，而辛亥革命前後至五四以前屬第二、三階段。見《中國文藝副刊史》，頁43。

³高旭在〈南社啓〉中宣稱：「欲一洗前代結社之弊，作海內文學之導師。」

⁴鄭逸梅，《南社叢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頁2-3。

見識到報紙在組織社會輿論的作用與威力。戊戌政變後，梁啟超在橫濱創辦《清議報》，倡導維新變法，一時間維新改良派報刊佔領日本及海外各地的輿論陣地，其強大的宣傳作用亦震撼了孫中山。革命派於是開始籌辦自己的報紙。

自十九世紀末起，民主革命思潮漸次高漲，成為時代的最強音。革命派在進行武裝起義的同時，也展開輿論宣傳工作，出版報刊成為他們最主要的宣傳方式。這些革命報刊在數量上雖少於同時期改良派報刊，但它改變了中國報壇的政治成份，推動辛亥革命的進程，也促進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⁵尤其在一九〇五年同盟會成立和《民報》發刊後，其所控制的日報，由《中國日報》、《蘇報》、《國民日報》、《世界公益報》、《廣東日報》、《檀山新報》（檀香山）、《大同日報》（舊金山）、《圖南日報》（新加坡）等十五六種，突增至五十餘種。其中較著名者，在海外有《華僑新報》、《民生日報》、《仰光新報》、《中光日報》、《光華日報》、《大漢日報》等；在粵港有《有所謂報》、《東方報》、《少年報》、《中華新報》、《國民報》、《群報》、《社會公報》、《南越報》、《人權報》、《平民報》、《天民報》、《軍國民報》、《齊民報》、《中原報》、《可報》等；在上海有《神州日報》、《民呼日報》、《民吁日報》、《民主報》、《天鐸報》等；北京、漢口有《國風報》、《商務日報》、《大江報》等。共約有六十餘種日報、五十餘種雜誌。⁶

（一）革命派的第一份報紙《中國日報》

一八九九年，孫中山委託陳少白籌辦革命派的第一份報紙。一九〇〇年一月二十五日，取「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之義而命名的《中國日報》在香港創刊，同時出版《中國旬報》，「以兼收日報、期刊之長」⁷。《中國旬報》十日一期，每期一冊，陰曆逢五出刊，卷末附以諷刺時事之歌謠諧文之〈雜俎〉，十一期起改名〈鼓吹錄〉，專登粵謳、南音、戲曲班本。《旬報》輟刊後，〈鼓吹錄〉隨之取消，唯戲曲、歌謠一類文字轉入《中國日報》篇末，成為《日報》的文學副刊。不同於維新派報紙副刊的主要活動體現於政論和小說方面，革命派更

⁵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頁 682-3。

⁶馮并，《中國文藝副刊史》，頁 104。

⁷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一卷，頁 688。

重視戲曲的宣傳、改良及諧文等通俗文學；他們認為中國多文盲，而戲劇普及於民間，藉以宣傳革命，可收運動社會，鼓吹風潮之效。自此以後，香港的《世界公益報》、《有所謂報》、《東方報》、《少年報》，廣州的《國民報》、《群報》、《時敏報》、《南越報》、《人權報》、《平民日報》、《天民報》、《齊民報》、《中原報》等均注重戲曲歌謠，並設有各種形式的「諧部」。⁸

《中國日報》到一九一三年停刊，共出版近十四年，是辛亥革命時期壽命最長的革命報刊。一九〇五年同盟會成立前，作為興中會的宣傳機構，《中國日報》的論說、時事要聞多用文言撰寫，未能普及通俗。但是它的副刊〈鼓吹錄〉，形式多樣，亦莊亦諧，十分具感染力。這種以幽默諧趣的通俗文學為工具，來開通民智，進行革命宣傳，後來為不少革命派報刊所倣效，對近代中國報紙副刊的成型起了推動性的作用。

（二）《蘇報》、《國民日日報》

戈公振在其《中國報學史》嘗說：「報紙之主張革命者，以光緒二十五年在香港出版之《中國日報》為始……繼之者有《蘇報》、《國民日日報》、《警鐘日報》、《廣東報》、《有所謂報》、《少年報》、《民呼報》、《民吁報》、《民立報》、《天鐸報》、《復報》、《民報》、《二十世紀之支那》等，皆提倡民族主義，鼓吹排滿。其釀成文字之禍者，則以上海之《蘇報》案為最著。」⁹革命派在上海的最早報刊是《蘇報》。《蘇報》發刊於一八九七年夏，一開始傾向維新改良派，一九〇三年後，章士釗等愛國學社學員擔任主筆，對《蘇報》進行改革，突出「學界風潮」欄，增設「輿論商榷」欄，期以革命輿論影響中國政局之變化。當鄒容《革命軍》出版後，章太炎為之序，《蘇報》亦為文張之，並於「新書介紹」欄中說明該書內容。此舉觸怒清廷，終於一九〇三年六月三十日，章太炎、鄒容等被捕入獄，報館也於七月七日封閉。《蘇報》並無明確的副刊欄目，除刊載少量詩詞外，以演講論著為其主要特色。愛國學社成立後，該社師生每日為《蘇報》寫論說，而報社每月資助學社百元以為酬，是以《蘇報》儼然成為愛

⁸馮并，《中國文藝副刊史》，頁106。

⁹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台北：學生書局），頁154。

國學社的言論機關。從章士釗擔任主編至報館被封，前後四十餘日，為《蘇報》革命宣傳活動最具衝擊力的時期。

《蘇報》被封後，《國民日日報》於同年八月七日在上海創刊。由章士釗主編，參與編撰者有張繼、何梅士、陳去病、金天翮、高旭、劉師培、陳獨秀、蘇曼殊等。其取材與編排較《蘇報》新穎多樣，且闢有正式的副刊〈黑暗世界〉，所載皆詩文小品和戲曲文字。該刊還曾刊載由蘇曼殊和陳獨秀所合譯之《慘社會》。

（三）《中國白話報》

戊戌維新時期，為宣傳民族危亡，鼓吹為新變法和實現開通民智的主張，維新派極力在文體上進行改革。一八八七年黃遵憲首先從中外言文分合的歷史經驗，提出「語言與文字合」，以便令天下農工商賈婦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¹⁰後梁啟超倡「俗語文學」，力求文章平易暢達。報章文體興起，大批白話文報刊湧現，維新派包辦其中絕大部分。戊戌變法失敗後，中國的災難益發深重，為挽救民族存續，爭取民眾支持，改良派或革命派無不積極投入白話報刊的創辦，使白話報刊有很大的發展。這一時期，由革命派所創辦的白話報刊，較著名者有《杭州白話報》、《中國白話報》、《安徽俗話報》等，在眾多支持革命的白話報刊中，影響最大者首推林獬創辦主編之《中國白話報》。

林白水，本名獬，又名萬里。一九〇一年任《杭州白話報》主筆，倡導用白話文寫社論和中外新聞，文字力求通俗易懂。一九〇三年，他在上海創辦《中國白話報》。《中國白話報》分論說、歷史、傳記、實業、教育、新聞、小說等欄，以宣傳民主主義革命為宗旨，抨擊清廷專制政治，並鼓吹暗殺活動。他以「白話道人」署名，發表〈論刺客的教育〉一文，將暗殺視作革命的過渡手段。¹¹他還以此筆名發表連載小說《玫瑰花》，文中暗寓作者對革命團體的某些設

¹⁰黃遵憲，《日本國志·學術志二·文學》，引自黃霖，《近代文學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頁401。

¹¹柳無忌、殷安如編，《南社人物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頁360-1。

想；《玫瑰花》在江浙一帶流傳甚廣，特別受下層社會歡迎。¹²一九〇四年與蔡元培等中國教育會成員合辦《警鐘日報》（前身爲《俄事警聞》），宣傳革命愛國思想；其間又先後參加《民主報》、《時報》、《公言報》、《平和日刊》、《新社會報》、《社會日報》等報刊的編務。從一九〇一至一九一一年這段時期，他積極在報刊上發表政論和詩詞小說，進行愛國主義和革命思想的宣傳。

林白水文思敏捷，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他的書法亦有精到之處，故而登門求字者眾，日給不暇，不得不訂一「賣文字辦報」的潤例。¹³歷來書畫家制訂乃屬常態，但林白水爲辦報而訂潤例，以潤筆收入辦報，宣傳革命，對抗軍閥，殊實少見。

（四）《民報》

隨著革命活動開展，爲掃清改良派思想影響，革命派在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於東京創辦同盟會的第一家機關刊物《民報》。它的前身是宋教仁、程家桢等留日學生主持的《二十世紀之支那》，該刊因被日本警吏查禁，遂更名《民報》另行出版。《民報》早期集中了革命派最精銳的辦報力量，其中有：因「蘇報案」享譽海內外的章太炎，寫《警世鐘》、《獅子吼》的陳天華，較早介紹〈共產黨宣言〉的朱執信，革命家廖仲愷，曾任《嶺海報》總編輯的胡漢民，其他還有汪精衛、宋教仁、劉師培、黃侃、汪東、陳去病、蘇曼殊、馬君武、馮自由、陶成章、周作人、田桐、柳亞子、雷昭性等。¹⁴在曾爲《民報》撰文的六十八人中，除章太炎、陳天華年逾三十外，餘皆年二十許，是一支朝氣蓬勃的年輕宣傳隊伍。

《民報》的宣傳主要是通過論說、時評、譚叢等專欄，其他欄目起了配合作用。如「圖畫」欄刊出不少革命家的照片、畫像和時事漫畫，「小說」欄刊載《獅子吼》、《崖山史》等以抗元、抗清爲題材的小說戲曲。各欄的各篇文章間

¹²桑兵，《清末新知識界的社團與活動》（北京：三聯書店，1995），頁208。

¹³史樹青，〈林白水賣文字辦報〉，收錄於林慰君，《我的父親林白水》（北京：時事出版社，1989），頁109。

¹⁴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一卷，頁818-9。

的空白，則補以革命詩詞或宣傳標語。一九〇六年，以《民報》為首的革命派報刊和與《新民叢報》為首的改良派報刊展開大論戰。論戰的中心內容，「從性質而論，不是兩個階級、兩個敵對集團之間的鬥爭，不是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鬥爭，是二十世紀初年資產階級民權運動中兩個不同政治派別的論戰，兩種不同政見的論爭，反映他們在實現中國社會根本性變革問題上的不同觀點和主張。」¹⁵《民報》論戰的主將，前期主要是汪精衛和胡漢民。第六期起，章太炎主編《民報》，他發表大量政論文章，逐漸成為後期論戰的驍將。《新民叢報》參與論戰的主帥是梁啟超，他署名「飲冰」，向革命派提出各種駁難。

論戰初始，學識淵博的梁啟超並未將《民報》這幫浮薄少年放在眼裡。隨著歷史潮汐，改良派漸次招架不住。經過這場大論戰，革命派與改良派在政治、思想上徹底劃清界線。報刊的輿論論戰推動加速政治變革，亦促進近代報業的蓬勃發展。革命派的報刊大多是在這個時期創辦，且極盛一時。民心趨向革命，正是在這種報刊輿論中形成，此即報刊輿論導向的作用與影響。¹⁶

（五）《神州日報》和「豎三民」

《蘇報》案後，上海地區革命輿論沉寂，為加強組織各地起義，革命派報刊宣傳工作重點漸由海外移轉到國內。一九〇七年，于右任在上海租界創辦《神州日報》，參與編務者有楊篤生、王無生、汪彭年、邵力子等人。于右任等較重視文藝宣傳，他們吸取《蘇報》、《國民日日報》的經驗，注重用旁敲側擊的文字，作迂迴之宣傳，並設立副刊〈滑稽談〉。〈滑稽談〉多諧文笑語，甚至用古文套子作打油詩文，婉轉其辭，針砭時局。¹⁷

一九〇九至一九一〇兩年內，于右任先後又創辦《民呼日報》、《民吁日報》、《民立報》，稱為「豎三民」。《民呼》、《民吁》、《民立》三報的宗旨反映在副刊上，形成以諧趣文字為主的特色。「豎三民」中副刊最有影響的是民立八版。《民立報》創於一九一〇年重陽，參與編務者有于右任、景耀月、談善吾、王

¹⁵徐松榮，《維新派與近代報刊》（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頁273。

¹⁶徐松榮，《維新派與近代報刊》，頁275。

¹⁷馮并，《中國文藝副刊史》，頁120。

無生、范鴻仙、陳其美、張季鸞、葉楚傖、邵力子、宋教仁等。《民立報》大體分三期，武昌起義前為第一期，立場鮮明，編輯副刊性文字的目的性亦較明確，故所發表之諧文具強烈批判精神，其八版還刊載許多南社詩人詩篇。辛亥革命後為第二期，因宋教仁等熱衷議會活動，該報議論隨之轉向溫和，反映在副刊上即遊戲文章增多。最典型現象是集錦體點將小說的創作。第一篇集錦小說〈鬥錦樓〉由南社社員陸秋心發起，《民立報》諸同人于右任、葉楚傖、邵力子、談善吾等共同參與，以「點將」方式，依次連續完成一篇小說。¹⁸第三期為宋教仁遇刺後，副刊發表許多悼念詩文及反袁言論，後終為袁世凱鎮壓封禁。

（六）《天鐸報》、《太平洋報》、《民權報》

《天鐸報》始以洪佛矢為主編，副刊性文字多為筆記和小說。後由戴天仇、李懷霜相繼主筆，則多詩詞和傳奇。柳亞子曾以「青兕」為筆名，發表許多論說和詩文。《太平洋報》是同盟會於民國成立後在上海創辦的第一家大型的日報。社長姚雨平，經理朱少屏，總編葉楚傖，參與編撰者有柳亞子、蘇曼殊、李叔同、余天遂、林一廠、胡樸安、姚鵬雛、胡寄塵等，絕大部分是南社社友。柳亞子、李叔同主編太平洋文藝副刊專欄，成為南社社友發表作品的主要陣地。所刊作品影響較大者有蘇曼殊的《斷鴻零雁記》、姚鵬雛的《鴻雪印》及高天梅的《願無盡藏廬詩話》等。

《民權報》政治立場上與同盟會各報觀點接近，言論激烈，曾與《中華民國報》、《民國新聞》被並稱為「橫三民」。主編戴天仇刊載大量副刊文字，如徐枕亞的《玉梨魂》、吳雙熱的《孽冤鏡》、李定夷《紅粉劫》等，開啓鴛鴦蝴蝶派文學在報刊上的泛濫。

三、南社與報紙副刊

辛亥革命後，複雜的政治風雲，使得新聞事業呈現畸型發展。一時間，報

¹⁸魏紹昌，《我看鴛鴦蝴蝶派》（台灣商務印書館，1992），頁192。



刊機構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然其數量雖多卻旋生旋滅，質量上亦無可稱道。值得一提者，僅《申報》、《新聞報》、《時報》等老牌商業性報紙的改版。其設置〈自由談〉、〈快活林〉、〈餘興〉等欄目式副刊，正式承認副刊在報紙上的合理地位。¹⁹報刊的大量發行和出版業的發達，將文學推向市場，出現報刊文學這個新的文學品種。市場和讀者為「第一」的分配原則，使得文學傾向商業化，進而決定了報紙副刊的內容，同時也決定著作家創作思想的轉變，以及近代中國文學的題材和體裁、內容和形式的轉變。直言之，清末民初發生的一些文學流派，乃是從上海的報紙擴散出去，而後反過來影響其後的報刊特別是小報，形成五四前後乃至四〇年中期的一股文學潮流。

（一）南社文人型態

南社從初成立的十七名社員，到辛亥革命前夕的二百餘人，再到一九二三年停止活動時的一千一百餘人，組織規模迅速膨脹。成員既多，志趣和政治傾向也就不一致，或勇往直前，為革命犧牲；或投身文教、報刊出版業，開通風氣，宣傳革命思想；或主張扶持國故，傳統保守色彩濃厚；或迴避歷史使命，趨向泛情的鴛鴦蝴蝶派。

南社社員一如傳統士紳向近代新興知識分子或自由職業者的轉型般，他們投身各種學校教職、報刊、文化事業的編輯等職，企圖藉此來啓迪民智，鼓吹革命。依一九一六年所出版的《重訂南社姓氏錄》，當時八二五位社員中有三一八人註明職業（約總數之 38.5%）；其中教育界佔 29.85%，新聞界佔 21.69%，編輯界佔 6%，從事文教新聞事業者超過半數。社會歷史的變革，就是靠這群不出儒教範圍的過渡性力量——「中等社會」來推動的。²⁰誠如柳亞子所言：「這時候的革命工作，一部分是武的，暗殺暴動是家常便飯；另外一部分是文的，

¹⁹馮并，〈中國文藝副刊史〉，頁 139-40。

²⁰願云，〈儒教國之變法〉：「中國言變法者，皆中等社會讀書之士，無上等社會人，亦無下等社會人……上等社會人得其權，下等社會人得其力，中等社會人得其智……夫既以中等社會人之本領又止於此……一言以蔽之曰：不出儒教之範圍而已。」（《浙江潮》第十期）。引自王先明，〈近代紳士·一個封建階層的歷史命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頁 256-7。

便是所謂宣傳工作了。文學是宣傳的利器，詩文並重，效力很大。」²¹實則辛亥革命前後的上海不僅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同時也是中國近代報刊的主要發源地，當時各種報刊雜誌大都由南社社友主持筆政，進行反清與民主共和的革命思想宣傳。故而，民國建立後，革命派在總結經驗教訓時曾充分肯定：「中華民國之創造，歸功於辛亥前革命黨之實行及宣傳之二大工作。而文字宣傳之工作，尤較軍事實行之工作為有力而且普遍。」²²如前言所述，辛亥革命前後，上海一地約有十三家報刊的撰述編輯員為南社社友所獨佔：（依筆劃序列如下）

《大共和報》：汪旭初。

《太平洋報》：柳亞子、姚雨平、陳陶遺、蘇曼殊、葉楚傖、胡樸安、胡寄塵、李叔同、陳蛻庵、鄧樹楠、陳無我、梁雲松、林百學、余天遂、姚鵠雛、夏光宇、王錫民、朱少屏、周人菊。

《天鐸報》：鄒亞雲、李懷霜、俞語霜、陳布雷。

《申報》：王鈍根、陳蝶仙、周瘦鵑、姚鵠雛。

《民聲》：寧調元、汪蘭皋、黃季剛、楊性恂、劉崑孫。

《民立報》：宋教仁、于右任、范鴻仙、談善吾、葉楚傖、徐血兒、陸秋心、景耀月、朱少屏、陳英士。

《民權報》：牛霖生、蔣箸超、戴天仇、劉鐵冷、徐天嘯、徐枕亞、沈東納。

《民國日報》：邵力子、于秋墨、聞野鶴、成舍我、朱宗良、朱鳳蔚、陸詠黃。

《民國新聞》：呂天民、俞劍華、邵元冲、沈道非、林庚白、陳泉卿、陶冶公。

《生活日報》：徐朗西、陳匪石、姜可生。

《神州日報》：黃濱虹、王無生、范君博。

《時報》：包天笑。

《時事新報》：林亮奇。

上述諸人有許多一生從事的就是編報工作，或可謂民國初年以來，報紙副刊和雜誌，幾乎全是南社社友的天下，尤其是鴛鴦蝴蝶派名家，而此情況直至五四以後才發生變化。

（二）南社前期之文人與副刊

²¹柳亞子，〈柳亞子的詩和字〉，《磨劍室文錄》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頁1469。

²²馮自由，〈革命逸史〉三集，（台灣商務印書館，1953），頁136~137。

南社成員中有許多人在辛亥革命前後都曾在各地報刊擔任主筆、編輯和譯述。在前期文人中，有大部分是早期同盟會會員，他們以詩詞散文和戲曲創作為主，鼓吹民族、民主革命。如陳去病先後擔任《民報》、《復報》、《醒獅》、《國粹學報》編輯撰述，並參與《俄事警聞》、《警鐘日報》、《中華新報》、《中國公報》和戲劇雜誌《二十世紀大舞臺》；陳去病的反清理念主要築基於深沉的民族情感，他在國學保存會所創刊的《國粹學報》發表許多著名史論，如《明遺民錄》、《五石脂》等，前者乃為明遺民義士的傳記集，後者是東南文人抗清事蹟的筆記。除以傳統詩文宣傳革命思想外，他也提倡通俗文學，在《二十世紀大舞臺》發表〈論戲劇之有益〉一文，強調戲劇對社會的廣大效用，鼓勵青年志士投身優伶界，編演具革命思想的新劇。²³

柳亞子編輯過《民報》、《復報》、《醒獅》、《二十世紀大舞臺》，自一九〇二年起陸續撰寫了〈鄭成功傳〉、〈中國滅亡小史〉、〈台灣三百年史〉等文，宣揚革命理念。辛亥革命前柳亞子的散文以政論及傳記名世，陳去病謂：「高（旭）以詩詞名，柳則以文。」²⁴民國初建，柳進《天鐸報》，筆名「青兕」，並在寧調元所主持的《民聲》闢「新刊介紹」欄，介紹了蘇曼殊的《潮音》、《文學因緣》等作品，後轉入《太平洋報》主編「太平洋文藝」專欄，為南社社員發表作品的主要園地。二次革命失敗後，柳亞子並未像南社其他作家一樣消沉頹唐，他反以《天鐸報》、《太平洋報》、《民聲》為陣地，對袁世凱稱帝復辟的醜態及少數趨炎附勢的南社社友大加撻伐。

蘇曼殊先後參與《民國日日報》、《民報》、《天義報》、《太平洋報》、《民國雜誌》等報刊的撰述，創作、翻譯《女傑郭耳縵》、《慘社會》、《嶺海幽光錄》、《南洋話》、《釋曼殊代十方法侶宣言》的討袁宣言等作，充分顯示其「革命詩僧」的本色。亦僧亦俗的蘇曼殊是個特殊的文化人，他既創作又革命，於佛學研究、革命宣傳、文學創作、文化交流等均做出相當的貢獻。在從事政治革命宣傳的同時，更注重於用文學來訴說自己的坎坷遭際和內心的淒苦。他巧妙地將家國之恨和來自人生的痛苦體驗結合起來，他的小說《斷鴻零雁記》最初發

²³阿英，《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中華書局，1960），頁66。

²⁴陳去病，〈高柳兩君子傳〉，《南社叢刻》第九集，文選，頁37。

表在爪哇的《漢文日報》，後報紙停刊而輟筆；一九一二年再刊於《太平洋報》文藝欄，又因報社倒閉而中斷。他以其早年的生活和感受為基礎，運筆靈妙，張合有度，為情節小說向性格小說過渡的代表作。²⁵

葉楚傖，筆名小鳳。一生無涉科場，曾奉孫中山之召，赴粵活動，在汕頭主持《中華新報》筆政，聯絡、推動革命志士與海外華僑的反清起義事業。辛亥起義，他以實際行動加入姚雨平所率領的粵軍，任參謀長，策劃戰略，草擬露布；迨東南軍事粗定，他又回上海致力新聞宣傳工作。由《民立報》而《太平洋報》、《生活日報》、《民國日報》，使革命的報刊由反清到討袁、抨擊北洋軍閥，一氣呵成，形成輿論先鋒。葉氏擅長小說，辛亥革命後，嘗在報上發表了一些遊戲集錦文字，後來這種遊戲式集錦小說被嚴獨鶴、周瘦鵑等所編的報紙刊物經常性採用，成為鴛鴦蝴蝶派的一種遊戲寫作方法。

（三）南社後期之文人與副刊

二十世紀文化轉型的初期出現一新的文學流派：鴛鴦蝴蝶——禮拜六派。²⁶其創始及重要作家多為後期南社中人，如王西神、徐枕亞、周瘦鵑、包天笑、王鈍根、范煙橋、朱鴛雛、姚鵠雛、聞野鶴、姚民哀、徐天嘯、劉鐵冷、陳蝶仙、宋癡萍、程善之、鄭逸梅、蔣箸超、許指嚴、張冥飛、貢少芹、陳蓮痕、陸澹盦、沈禹鍾、沈東納、胡寄塵、戚飯牛、趙茗狂等。²⁷作為一個龐大的文學創作群體，鴛鴦蝴蝶——禮拜六派有鮮明的流派特徵和獨特的文學追求，其創作目的標榜娛樂與消閒，這是對梁啟超以來文學啟蒙命題的一種反動，它切斷文學與政治間的繫聯，淡化了文學的歷史使命感。然這一迴避歷史使命感的文學觀念與南社前期所標誌的文學之政治、社會功能性，明顯地背道而馳。

鴛鴦蝴蝶派名家，同樣都長期編過報紙副刊和雜誌。如包天笑編過《時報》副刊、《小說大觀》、《小說畫報》，周瘦鵑編過《申報》副刊〈自由談〉、《禮拜

²⁵柳無忌、殷安如編，《南社人物傳》，頁182。

²⁶湯哲聲，〈鴛鴦蝴蝶—禮拜六小說觀念的價值取向及其評價〉，《蘇州大學學報》，1992，第4期。

²⁷魏紹昌，《我看鴛鴦蝴蝶派》，頁201。



六》，蔣箸超、徐枕亞、牛霽生、戴天仇、劉鐵冷、徐天嘯、李定夷等編過《民權報》。是以《民權報》被視為「鴛鴦蝴蝶派」的真正發源地。²⁸《民權報》副刊不標名，主要刊載滑稽文字、筆記、劇談、長短篇小說。其中流布最廣的是長篇連載《玉梨魂》、《孽冤鏡》和《紅粉劫》，皆為早期鴛鴦蝴蝶派的代表作。《玉梨魂》、《孽冤鏡》寫的都是青年男女纏綿悱惻的戀情以及有情人不能成眷屬的終身之恨，在副刊上連載了一年多，後被改編成「新劇」搬上舞台。從鴉片戰爭到維新變法，西方文化開始滲透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各層面，大量西方文學作品被翻譯到中國，使得這一時期的文學帶有西方文化色彩，於時產生並漸成型的鴛鴦蝴蝶派小說正是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產物。隨著辛亥革命的成功和革命激情的消退，原本作為戰術工具和武器的文藝，如今已失去其神聖的壇坫，成為文人們「高興時的遊戲」、「失意時的消遣」。而這些人又深受傳統文化薰陶，新舊攙合之餘，形成一種傷感的、縱欲的文學流派。從《民呼報》具批判性的諧文到《民立報》的「集錦小說」，再到《民權報》的哀情小說，可尋繹出一條近代中國文學在不同的政治社會時期的變化脈絡。²⁹

南社後期社員胡寄塵、包天笑、周瘦鵑、程善之、葉小鳳、王鈍根、陳蝶仙等亦投入此一文學流派中，或形成一個旁系，別稱「禮拜六派」。鴛鴦蝴蝶派與禮拜六派，從廣義言，即在把文學當成「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這一點上是相通的。瞿秋白在〈鬼門關以外的戰爭〉一文中曾說：「禮拜六派從二十年前的《民權素》、〈自由談〉發展出來。」³⁰《民權報》停刊後，其出版部出版了《民權素》雜誌，可謂民權副刊的延續；與民權副刊一樣，《民權素》也是徐枕亞、吳雙熱、李定夷等寫駢體文哀情小說的大本營。〈自由談〉是《申報》在一九一一年創辦的副刊，先後由王鈍根、姚鶴雛、陳蝶仙擔任編輯，至周瘦鵑接編已是一九二〇年四月。據此可知，禮拜六派與鴛鴦蝴蝶派在性質上實無二致，只因隨社會思潮變遷，受市場支配，其編輯方針在趣味主義下兼容並蓄，而產生多種編輯形式和多樣傾向的作品。

禮拜六派主要以《申報》、《時報》為陣地，其副刊名稱分別為〈自由談〉、

²⁸馮并，《中國文藝副刊史》，頁143。

²⁹同前註，頁149。

³⁰瞿秋白，〈鬼門關以外的戰爭〉，《瞿秋白文集》（二）。引自魏紹昌，《我看鴛鴦蝴蝶派》，頁11。

〈餘興〉，由此可看出禮拜六派的編輯宗旨，即以滑稽和幽默為主，至於作品是否有思想意識，並不納入考慮，乃典型的消閑副刊。王鈍根主編〈自由談〉時多遊戲文章；姚鵠雛主編時，供稿者多後期南社中人，偏多詩詞；陳蝶仙的貢獻則在首闢常識欄目，使副刊與讀者的生活更廣泛密切繫聯。

《時報》創刊時，包天笑和陳冷血同時擔任主筆，撰寫時評，並稱「冷笑」。《時報》的內容共有六個欄目：小說、介紹新書、詞林、口碑、叢述、瀛談拾零，其中介紹新書形同廣告，餘皆屬副刊性欄目。這種附於新聞之後的「報尾巴」的分散編輯方式不易吸引來稿，且缺少滑稽性文章，難以討好讀者；是以包天笑於散在的文藝欄目外，另闢〈餘興〉欄，專載短篇小說、遊戲文章、戲劇山歌和時裝百美圖。狄楚青所辦的有正書局還曾將〈餘興〉作品選刊為《餘興》雜誌。《時報》亦偶言戲劇改造，鼓吹「文明戲」，代表作家是擅寫滑稽作品的徐卓呆。

絕大多數的鴛鴦蝴蝶派作家是在民國建立後才加入南社，在一九一七年出版的《南社小說集》，共收錄十三篇作品，其中包括：周瘦鵑的《自由》、程善之的《兒時》、葉小鳳的《賊之小說家》、聞野鶴的《媒毒》、王鈍根的《予之鬼友》、趙茗狂的《奇症》、貢少芹的《哀川民》等，半數以上是鴛鴦蝴蝶派作品。觀其內容，雖不脫傳統言情小說之窠臼，尚能發揮針砭社會之效。然在稿費制度誕生後，隨著文學的商品化與作家的職業化，使文學擺脫啟蒙主義思想的束縛與干預，走向娛樂和審美功能，從打著救國啟蒙的神聖標幟，淪為媚俗的工具。為滿足讀者的閱讀期待，迫使作家在題材和手法上標新立異，如譴責小說對官場的揭露本具積極社會意義，但為滿足讀者的獵奇心理，揭露官場的腐敗，卻逐漸轉化為揭發陰私的「謗書」；至於言情小說的陳陳相因、泛濫粗製更是庸俗閱讀趣味下的產物。

四、結語

辛亥革命時期，革命派的報紙以文藝作為民主革命宣傳的工具，改變了報



紙副刊的純消閑性質。³¹報紙副刊成爲他們的代理宣傳機關，充分展示其現實主義因素。革命派在報刊編輯趨向上只提出「寓莊於諧」的理念，然其副刊實踐活動十分活潑。他們鼓吹通俗文學和戲曲創作，如《中國旬報》的〈鼓吹錄〉。這時期副刊內容形式豐富多樣，或寓言諷時，或謳歌變俗，尤重遺文逸事，以興起國人傷史之觀念。同盟會在上海的數家報紙大體均倣此，而南社前期主要核心成員如柳亞子、陳去病、寧調元、蘇曼殊、林白水等，都是這些報紙副刊的支持者。

辛亥革命的不徹底，導致許多知識份子思想價值混亂，他們一方面充滿強烈的救世濟民的使命感，一方面又感到力不從心，無以改造現實社會。這種理想與現實的深刻矛盾，使他們的人格精神產生分裂和變異，亦使其審美追求在不知覺中發生轉移和傾斜。此即鴛鴦蝴蝶派文學與游戲文字興起泛濫的政治社會及心理因素。周作人曾專對當時所流行的鴛鴦蝴蝶派的黑幕小說產生與盛行的社會原因加以論證，下一斷定：「黑幕是中國國民精神的出產物，很足爲研究中國國民性、社會情狀、變態心理者的資料。」³²

鴛鴦蝴蝶——禮拜六派作家，大多是既有一定傳統文化素養，又熟悉洋場生活的知識份子，其中不少是南社社員。南社這個曾以文藝鼓吹民族、民主革命的文學社團，在民國建立後，迅速擴張，社員激增。成員既多，流品亦雜。除少數仍堅持民主革命道路，寓政治於文藝，繼續以雜文、詩詞等形式進行反袁和反軍閥鬥爭外，不少人在失望無奈之餘，開始玩世不恭，放浪形骸，投身於趣味主義與庸俗化的報刊文學。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前，這些或走向復古的南社文人，或窮途末路的鴛鴦蝴蝶——禮拜六派作家，都在商業化的新聞報刊中找到棲止的場所。

誌謝

本文蒙中國醫藥大學九十二學度校內專題研究計畫 CMU92-GCC-07 經費

³¹《字林滬報·消閑報》第二號有〈釋消閑報名之義〉，說明編輯綱領：「一篇入目，笑口既開，雖非調攝精力之方，要亦可爲遣悶排愁之助。」引自馮并，《中國文藝副刊史》，頁84。

³²周作人，〈再論「黑幕」〉，《新青年》，第6卷，第2號。引自裴效維主編，《近代文學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頁574-5。

補助，得以順利完成，僅此誌謝。

五、參考書目

（一）專書

- 馮并，《中國文藝副刊史》（北京：華文出版社，2001）。
- 鄭逸梅，《南社叢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 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台北：學生書局）。
- 黃霖，《近代文學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柳無忌、殷安如編，《南社人物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 桑兵，《清末新知識界的社團與活動》（北京：三聯書店，1995）。
- 林慰君，《我的父親林白水》（北京：時事出版社，1989）。
- 徐松榮，《維新派與近代報刊》（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
- 王先明，《近代紳士·一個封建階層的歷史命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 柳亞子，《磨劍室文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 馮自由，《革命逸史》（台灣商務印書館，1953）。
- 魏紹昌，《我看鴛鴦蝴蝶派》（台灣商務印書館，1992）。
- 阿英《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中華書局，1960）。
- 南社編，《南社叢刻》線裝本，黨史會藏；微卷，中研院近史所郭廷以圖書館藏。
- 楊天石、王學莊編，《南社史長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
- 蘇曼殊，《蘇曼殊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85）。
- 劉心皇，《蘇曼殊大師新傳》（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2）。
- 裴效維主編，《近代文學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 朱錦翔、呂凌柯，《中國報業史話》（鄭州：大象出版社，2000）。
- 魯湘元，《稿酬怎樣攪動文壇》（北京：紅旗出版社，1998）。

（二）期刊論文

- 湯哲聲，〈鴛鴦蝴蝶—禮拜六小說觀念的價值取向及其評價〉，《蘇州大學學報》，1992，第4期。

NANSHE AND DEVELOPMENT OF NEWSPAPER SUPPLEMENT IN RECENT AGES

Shu-Mei Chou^{1,2}

¹: Instructor,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²: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ewspapers in recent ages are mainly the cultural invasion of imperialism and the national demand of pursuing a strong and prosperous nation through political reform. Thus, in the beginning, newspapers not only are charged with the duty of disseminating news, but also tools of imparting knowledge and inspiring new thinking. The Chinese newspaper supplement has a history of one hundred years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Entertainment Report*, a supplement to the first formal Chinese newspaper, *Word Woods Shanghai Newspaper*. The content of those newspaper supplements are aimed at disseminating revolutionary thoughts, enlightening the public, criticizing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rrupt practices, promoting literary reform, or developing literary trends. The supplement is not only a phenomenon of journalism, but also a literary phenomenon. During the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it manifests different extent of activeness. Year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volution of 1911 were the period when the newspaper supplement took shape and began to develop. The effort of revolutionary newspapermen brought about a fair number of representative literary supplements.

Fermenting in 1907 and founded in 1909, Nanshe was a literary circle promoting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and taking responsibility for propagating revolutionary ideas. They intended to lead literary circles and to establish a new cultural atmosphere of the generation through the propagation of newspapers. Taking

the press in Shanghai for example, during year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he editors and contributors of 13 of the local newspapers were exclusively members of Nanshe. The genres Nanshe members were engaged in included poetry, tzu, fiction, drama, and literary theory. The literary men of Nanshe, through their own activities of editing and creative writing, influenced the trend of their contemporary newspapers, and establishe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literary supplement. Thus, this essay, on the combined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basis, is intended as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the influence of Nanshe's literary practi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its contemporary newspaper supplements as well as the literary meaning of this influence.

Keywords : Nanshe, newspaper supplement, Mandarin duck and butterfly circle

Requests for reprints should be sent to Chou, Shu-Mei,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91 Hsueh-Shih Road, Taichuang 404, Taiwan. E-mail: mercy@mail.cmu.edu.tw

